

石 點 頭

天然痴叟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石 点 头
天然痴叟 著

*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4 插页 213,000字

1986年 5 月第 1 版 1986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6,000册

统一书号：10437·23 定价：1.75元

前 言

明末天然痴叟所著《石点头》是一部著名的拟话本（白话中、短篇小说）集。书名“石点头”源于“圣僧说法，顽石点头”这个古老的故事传说，显然会给人一种“卫道”、“劝惩”的印象。但在明末清初那时候，不以这样的口号相标榜的白话小说又有多少呢？当然，这种标榜有真有假，立场也是各不相同的。就是那些诚心以“卫道”、“劝惩”为己任的作者所写的作品，其客观效果也是不尽相同的。有的使人废然思睡甚至感到厌恶，有的却能引起人们读下去的兴味，给人以启发。其所以如此的秘密就在于，究竟是一部“劝善书”呢，还是一部艺术地反映了某些生活真实的文学作品。看来，《石点头》应当属于后者。

在这部书中，尽管作者以肯定的态度、欣赏的笔调描绘了一些不合情理的甚至残酷的事情，但他毕竟还有追求某些较为合理的生活、愿意看到社会正气的愿望；尽管作者煞有介事地鼓吹了一些封建统治者借以杀人的伦理道德教条，但他进入创作的时候却又常常能够从生活出发，敢于描绘真实的人生画面。他的创作意图本身是矛盾的，他的某种创作意图同客观艺术效果常常也不是谐和一致的。书中有些故事，初看好象是掇拾旧闻，实际上却是依据作者当时的社会生活重新创作的，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特别是一些小小人物的小小悲喜剧，一般都是以明代社会生活这个大背景来做舞台的。这就不能不直接、间接地反映出朱明王朝末世政治黑暗、

灾害遍地、战乱频仍、哀鸣四野的某些真情实景，反映出当时的芸芸众生在精神上、肉体上所遭受的种种折磨。书中不少人物的心理、行为往往带有某种扭曲变形的特点，这正是那个痛苦的、羸弱的、控制失调的不合理社会所孕育的畸形儿。第八卷《贪婪汉六院卖风流》，描写了一个贪官加酷吏的税务官，他巧立名目，豪夺鲸吞，草菅人命，以至于因垂涎他人财物而诬陷良民为盗，害得多少人妻离子散，倾家荡产。这样一个“衣冠中强盗”，“纱帽下窃贼”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濒临末日的朱明王朝的腐朽性、疯狂性及其与人民群众的尖锐对立。作者以漫画笔法来写这样一个歇斯底里式的人物，可谓淋漓尽致。象这一类作品的认识意义和某种艺术价值似乎是不容置疑的。问题是，还有一些作品看似不怎么样，字里行间有一股陈腐气，读来使人气闷，好象不置一顾。其实，如果换一个角度或倒过来看，也会另有所获。第三卷《王本立天涯求父》本是明代的真人实事，其事迹原型已入《明史》。书中写王珣被逼弃家出走，其子王原是个“大孝子”，万里寻亲，终使全家团聚。作者为了鼓吹封建孝道，渲染出一系列不合人情事理的事情。这父子二人不顾妻儿老小的死活，先后双双出走，数十年不归，甚至亲生儿子跪到面前，王珣还忍情不认。王原行前将未婚妻娶过门，也一走了事。他们一个要成佛，一个要尽孝，其所做所为也许能够使他们自己的内心获得某种暂时的平衡，但这样一来就把连他们自己也难于承受的痛苦和灾难一古脑转嫁到妇女儿童这些需要保护的弱者身上了。而他们自己竟能心安理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自私而残忍的表现。但追根溯源，王珣的出走是受里役、捐税的逼迫所致，而王原则是要躬行某种封建教义。因此，客观上可以让我们懂得什么是

“苛政猛于虎”（这可与上引第八卷合看），什么是“礼教吃人”。再如第十卷《江都市孝妇屠身》，写一次战乱中，有“孝妇”为了成全丈夫的“孝道”，保全丈夫和婆母的生命，自愿到屠宰市场去杀身卖肉，在这里妇女已等同于供他人充饥活命的牲畜。据考，这个故事也不是作者的杜撰，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蒙着一层温情脉脉面纱的“忠孝”之道，就是这样的残酷而不近情理，而提倡者们却要求人们无条件的执行，因此，在作者的笔下，那些执行者、受害者的内心都是“静穆”的、没有矛盾的。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如此。但作者自己却又不能完全“静穆”，他并没有抹杀孟夫子所说的“人之大欲”的合理性，他除了写了一些“净化”的人物外，也写了一些具有甚至充满内心矛盾的较为复杂的人物。第四卷《瞿凤奴情愆死盖》，写的是孀妇弱女因有所“欲”，而被社会和礼教虐杀的悲剧故事。在这里，实际上是生死不渝的真正爱情，却以扭曲的形态存在着，被认为是“有伤风化”，无权得到理解和保护，以至于当事人被迫付出了年轻生命这样高昂的代价。作者对于受害者显然是有所同情的，因此最后把他们归结为“正面人物”。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本书中描写了大大小小、许许多多家庭，这些家庭确实各有各的不幸。明代民歌曾经哀叹说：“月子弯弯照几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流落在他州？”明代社会为什么会这样的愁多乐少、苦难重重？这只能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想结构中去寻求原因。不是作者的枯燥乏味的说教，而是作者所描绘的生动画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许多问题。从以上的评述中，我们已可以看出，本书在内容上有一个突出特点，这就是种种社会灾难一般都

要转化为家庭悲剧，而家庭悲剧的最后承担者、受害者则是妇女。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妇女又处在宝塔式结构的封建社会的最底层。第一、二两卷都写了因灾荒、苛税等原因，年轻女子被家长出卖、被男子抛弃的故事。第九卷《玉箫女再世玉环缘》好象是赞美了两世的爱情。可是，第一世的玉箫不过是一个被人玩弄之后又被人抛弃了的未成龄的婢女；第二世的玉箫不过是一个因逢荒年无以求生而被卖给一个老朽官员做妾的未成龄的贫家女儿。她就象路边的闲花野草任凭车马辗来踏去，身世极为凄凉，有什么爱情可言？第五卷《莽书生强图鸳侣》，写富家小姐跟随情人弃家出走，主人为了掩盖丑闻，保持家声，竟将一个无辜的丫鬟毒死，李代桃僵。全书十四卷，至少有十二卷写到了诸如此类的惨剧，在不少篇中还是情节的主干。因此，似乎可以这样说，《石点头》不仅仅是一部宣扬了某些封建教义的小说，也不仅仅是比较广泛地反映了明末社会现实的小说，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部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妇女问题的小说。尽管作者与我们的立场、观点、审美情操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尖锐对立，但他毕竟以生动形象的艺术画面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罪恶社会的残酷现实。只此一点，也就可以传世了。

《石点头》在艺术上也是有所追求的，是那个时代水平较高的作品之一。明末清初是唐宋以来逐渐成熟的白话中、短篇小说发展的黄金时代。在短短的时间里（或说四十年左右）涌现出数以十计的作品专集，数以百计的单篇作品，从而完成了从民间文艺向作家文学的飞跃，攀上了白话中、短篇小说的艺术高峰。这类小说的代表作《三言》是经过杰出的小说家冯梦龙修改、定稿的一部历代作品选集，其中包括了传世的民间作品及文人拟作中的菁华，据考，其中也有冯氏

自己的作品。由于上述情况，尽管这是一部典范性的作品，但其思想、艺术质量及创作风格却并不是和谐统一的。另一部重要作品《二拍》，虽出自小说家凌蒙初一人之手，但其中多为改编之作，在题材、笔法、风格等方面还多有因袭原作的痕迹，因此也没有完全形成作家个人的统一风格。在此前后，《石点头》、《西湖二集》、《十二楼》等重要作品相继问世，尽管从总体上看这些作品未必能达到上述诸作的水平，但在思想、艺术上却有一个明显的长处，就是已经形成了作家个人的独特色调和风格。这是拟话本已发展为作家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石点头》也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内容的悲剧性、残酷性，以“写实”为基调的多样化的描写表现方法，文学语言的细腻、清丽、畅达，这些就是这部作品在艺术风格方面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总体印象。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的内容通套就是“大团圆”的结局，如果指的是民间的或通俗的作品，这大体上还是反映了主要事实的；但用来指那些已经提高了的特别是作家文学就不能认为是十分准确的了。如明清六部伟大的长篇小说，大概应该认为有五部是以悲剧结局的，剩下一部《西游记》，透过诙谐、玩世的口吻，一些人物的命运也给人以浓重的悲剧感。在《石点头》的十四篇中、短篇小说中，大概也有五篇是在悲剧中把情节推向高潮的。其它各篇也常常包孕着大大小小的悲剧，给人以“世事残酷”的感受。如上所说，这常常是作家文学的特点。关于本书广取博收而又有创造性的描写表现方法，有以下几点：首先是，象《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一样，本书作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的古老的艺术传统，开始由写单一的、净化的人物性格向写多面的、复杂的人物性

格起步。书中虽有不少概念化的、类型化的人物，但也有不少内心较为复杂的人物。象第一卷《郭挺之榜前认子》中的郭挺之，作者虽然要把他写成一个具有一定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在他人困难面前能够“仗义输财”的“正面人物”，但又没有回避他内心深处理智与情欲的矛盾，他行动上忠诚与欺骗的自我背反。在内心冲突的消长和复杂环境的作用下，他的情感、行为表现出或正或反、或美或恶的不同倾向，用“大好人”或“伪君子”来概括他的人格，似乎都不够全面。第五卷中的富翁，按作者的描述本是一个清官，信仰孔孟之道，岂知就是此人表现得十分吝啬，并亲手杀死了无辜的丫鬟。第一卷也有一个清官，他看着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平民百姓卖儿鬻女而不闻不问，竟继续纵容衙吏催科逼租，作威作福，欺辱良善。这些描写也并不是要做那种故用反笔的讽喻文学，而是看到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第四卷中的男女主人公似贞似淫，亦贞亦淫，在大节上又能皈依于正。他们也不是某种美德或恶德的化身，而是真实具体的人。第六卷《乞丐妇重配鸾俦》，写的是樵夫渔妇之类的底层群众，作者也没有着意净化或丑化，而是按迹循踪如实描写，使人感到有血有肉，真切可信。这种写法，与民间故事、讲唱话本的常见写法很不一样，而与左丘明、司马迁等伟大作家创始的史传文学较为接近。这种史传文学在描述人物时，讲求所谓“不溢美，不隐恶”的史笔，号称“实录”。如果要溯源的话，看来《石点头》就是继承和发扬了史传文学的这种传统。这是话本小说转化为作家文学后在艺术上的一个进步。其次，追求能够更好地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作者不满足于通过情节来描绘一些外部现象，或用简捷的言语、行为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意向，而是力求体察入微地再现人物内心活动

的细节和逻辑。因此，不仅能够较为细腻逼真地具现某些心理形象；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层次地把握人物内心活动的递进、转化的规迹。第五卷《莽书生强图鸳侣》，写出了大家闺秀在初次受到爱情冲击时，封闭式的内心生活逐步开放的过程，展现了她那种乍惊乍喜、有情无情、欲进辄止的内心情境，一步一步把她的内心冲突推向高潮，直至产生突变。于是，情节也就急转直下，一对恋人双双出走，爱情终于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作者还注意把握内心变化与外力作用的微妙关系，注意内心情境在外部神态上的映现，充分发挥了小动作、小道具的表现功能，因此能够写得细致入微，栩栩欲生。第十三卷《唐明皇恩赐绡衣缘》，写唐玄宗遣嫁宫女的故事，属于“宫怨”题材。这个传统题材本来就是抒情性很强的。本篇与过去的诗歌、小说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停止在抒情上，还进一步展现出人物的内心变化过程。入手先写这个宫女在灯下做女工时萦绕纷呈的种种思绪，其中心内容倒不是盼望“车驾临幸”，而是向往一种平民式的夫妻团聚的正常生活。正当思前想后之际，她不知不觉进入梦境。在梦中，作者以一种似真又假、似断还连的奇特情景，展现出她的种种颠倒梦想、恐怖挂碍的心境，将非人的宫廷生活在她心灵深处造成的创伤揭示出来。这是她入梦前的心理活动的继续，也是她梦醒后心理活动的铺垫。接着，便把她的内心活动与真实的宫廷生活结合起来加以描述。她的“怀春”的怨望，终于被揭发了，几乎死于非命，由于她的执着大胆和圣上的“仁慈”，意外的如愿以偿。这中间，恐惧、绝望、悲伤、惊喜等等纷至沓来，毁灭感与重生感交互迭现，可以用“心碎魂破”等字眼加以形容。作者都做了较为充分的描写。象这样把重点放在人物内心生活的再现上，在《石点

头》一书中并不是个别的，几乎可以说篇篇如此。不仅对主要人物，就是次要人物也没有只写外部情态而忽略了他们是怎么“想”的。有不少地方内心冲突已成为情节开展的主要动力。就其深入细致而又层次清楚来说，接近于元明以来那些善于抒写人物内心活动的古典戏曲。历历如在目前，读书有如观剧。可以说，这部小说在某些地方已逸出了当时的所谓“情节小说”的框子。再次，这部小说的景物描写、肖象描写也颇有特色，打破了当时颇为流行的定型化、辞赋化的老套子，增强了表现能力。先看写景：

一日，正值中秋。一轮明月当窗，清光皎洁。王从古在衙斋对月焚香啜茗，乔氏在旁侍坐。但见高梧疏影，正照在太湖石畔，清清冷冷，光景甚是萧瑟。兼之鹤唳一声，蟋蟀络纬间为相应。虽然是个官衙，恰是僧房道院也没有这般寂寞。（第十卷《王孺人离合团鱼梦》）

这段景物描写，有时间、地点、人物，有光线、色彩、声响，而这一切又笼罩在一片浓重的凄凉悲哀的主观情调之中。时当团圆佳节，为什么这么萧瑟寂寞，这显然是正在思乡怀人的乔氏的主观心境外化的结果。正如《牡丹亭》所说：“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段景物描写具有诗的韵味。再看肖象描写：

此时玉箫年方一十三岁，年纪稍长，身子越觉苗条，颜色愈加娇艳，唇红齿白，眉目如画。韦皋数杯落肚，冷眼瞧玉箫在牡丹台畔，和着小厮，举纨扇赶扑花上蝶儿，回身慢步，转折踟蹰，好不轻盈袅娜。韦皋不觉离了坐位，也走到花边，说道：“玉姐，蝶儿便扑，莫要扑坏了花心。”玉箫听了，心头暗解，未免笑了一笑，

面上顷刻点上两片胭脂。遂收步敛衣，向花停立，微微吁喘。（第九卷《玉箫女再世玉环缘》，略有删节）

这段肖像描写，是以明丽的春光为背景，以牡丹、蝶儿为陪衬，通过书中另一人物的主观感受在流动中渲染而成的，生动地描写出一个清秀、娇弱、刚刚懂事的女孩子的形象，具有舞台效果。

总之，《石点头》不仅继承了话本文学的优良传统，也汲取了史传、诗词、戏曲等文学样式的长处，从而增强了它自身的表现生活的能力。和其它话本小说一样，《石点头》也带有明显的传奇性，但以上一些思想艺术特点又大大冲淡了它的传奇色彩，而使它的现实主义因素有所增强。因而艺术容量也较大一些，给读者留下了反复品味的余地，这正是书面文学的长处。我们认为，这些特点表明了古典白话小说艺术正在发展提高。这种发展提高恰好为清代康乾时期一些小说巨著的问世做了铺垫。

有关本书作者等情况，我们所知甚少。据郑振铎（参见本书代跋或《中国文学论集》）、胡士莹（参看《话本小说概论》）等前辈考证，本书作者为明末人席浪仙，天然痴叟为其别号，可能是杰出小说家冯梦龙的文学知交。除小说外，他还写过套曲。其它不详。本书有明末叶敬池原刊本存世，共十四卷十四篇。各篇正文有一半源于前代故事，有一半是据明代史实或传闻创作的。书前有冯梦龙序，并有“墨憨主人评”的题署。我们是据民国间贝叶山房所出《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所收《石点头》整理重印的。该丛书是由施蛰存主编，所收《石点头》由著名诗人戴望舒据叶敬池校点的，基本上保存了原书面貌，并抄引郑振铎的一段文字做为代跋。这次整理出版，删去了第十四卷，只存目录；第四卷略

作删节；其它未动。为读者阅读的方便，仅将个别字作了改动，如“他”改作“她”等。

本书由林松同志校点。

薛 洪

一九八五年七月

叙

石点头者，生公在虎丘说法故事也。小说家推因及果，劝人作善，开清净方便法门，能使顽夫倖子积迷顿悟。此与高僧悟石何异？而或谓石者无知之物，言于晋，立于汉，移于宋，是皆有物焉凭之。生公游戏神通，特假此一段灵异，以耸动世人信法之心。岂石真能点头哉？噫，是不然。人有知，则用其知，故闻法而疑。石无知，因生公而有知，故闻法而悟。头不点于人，而点于石，固其宜矣。且夫天生万物，赋质虽判，受气无别。凝则为石，融则为泉；清则为人，浊则为物。人与石兄弟耳。盲人不知视，聋人不知听，粗人不知文，是人亦无知也。月林有光明石，能照人疾，则石而知医。阳州北峡中有文石，人物、溪桥，山林、楼阁毕具，则石而知画。晋平海边有越王石，郡守清廉则见，否则隐，则石而知吏事。是石亦有知也。望夫江郎，登山而化，人未始不为石。金陵三古石，为三举子。向吴太守仲度乞免煨燂，石亦未始不为人。丈人丈人之云，安在石之不如人乎。浪仙氏撰小说十四种，以此名编，若曰生公不可作，吾代为说法。所不点头会意，翻然皈依清净方便法门者，是石之不如者也。

古吴龙子犹撰

目 录

第 一 卷	郭挺之榜前认子·····	(1)
第 二 卷	卢梦仙江上寻妻·····	(20)
第 三 卷	王本立天涯求父·····	(45)
第 四 卷	瞿凤奴情愆死盖·····	(72)
第 五 卷	莽书生强图鸳侣·····	(93)
第 六 卷	乞丐妇重配鸾俦·····	(114)
第 七 卷	感恩鬼三古传题旨·····	(132)
第 八 卷	贪婪汉六院卖风流·····	(145)
第 九 卷	玉萧女再世玉环缘·····	(170)
第 十 卷	王孺人离合团鱼梦·····	(198)
第十一卷	江都市孝妇屠身·····	(223)
第十二卷	侯官县烈女歼仇·····	(245)
第十三卷	唐明皇恩赐绡衣缘·····	(273)
第十四卷	潘文子契合鸳鸯冢 (略)	

第一卷 郭挺之榜前认子

阴阳畀赋了无私，李不成桃兰不芝。是虎方能生虎子，非麟安得产麟儿。肉身纵使睽千里，气血何曾隔一丝。试看根根还本本，岂容人类有差池。

从来父之生子，未有不知者。莫说夫妻交媾，有征有验。就是婢妾外遇，私已瞒人，然自家心里亦未尝不明明白白。但恐忙中忽略，醉后糊涂遂有已经生子，而竟茫然莫识的。昔日有一人，年过六十，自叹无子，忽遇着一个相士，相他已经生子，想是忘记了。此人大笑说道：“先生差矣。我朝夕望子，岂有已经生子，而得能忘记之理！”相士道：

“我断不差。你回家去细细一查，便自然要查出。”此人道：“我家三四个小妾，日夜陪伴，难道生了儿子，瞒得人的？叫我那里去查？”相士道：“你不必乱查，要查只消去查你四十五岁，丙午这一年，五月内可曾与妇人交接，便自然要查着了。”此人见相士说得凿凿有据，只得低头回想。忽想起丙午这一年过端午，吃醉了，有一个丫头伏侍他。因一时高兴，遂春风了一度。恰恰被主母看见，不胜大怒，遂立逼着将这丫头卖与人，带到某处去了。要说生子，除非是此婢，此外并无别人。相士道：“正是她，正是她。你相中有子不孤，快快去找寻，自然要寻着。”此人忙依言到某处去找寻，果然寻着了：已是一十五岁，面貌与此人不差毫发，因赎取回

来，承了宗嗣。你道奇也不奇？这事虽奇，却还有根有苗，想得起来，就寻回来，也只平平。还有一个全然绝望，忽相逢于金榜之下，岂不更奇？待小子慢慢说来，正是：

命里不无终是有，相中该有岂能无？

纵然迷失兼流落，到底团圆必不孤。

话说南直隶庐州府合肥县有一秀才，姓郭名乔，表字挺之，生得地貌丰洁，宛然一美丈夫。只可恨当眉心生了一个大黑痣，做了美玉之瑕。这郭秀才家道也还完足，又自负有才，少年就拿稳必中。不期小考利，大考不利。到了三十以外，还是一个秀才，心下十分焦躁。有一班同学的朋友，往往取笑他道：“郭兄不必着急。相书上说得好，龟头有痣终须发，就到五六十上，也要中的。你愁它怎么？”郭秀才听了愈加不悦，就有个要弃书不读之意。喜得妻子武氏甚贤，再三宽慰道：“功名迟早不一。你既有才学，年还不老，再候一科，或者中去，也不可知。”郭乔无奈，只得又安心诵读，捱到下科。不期到了下科依然不中。自不中也罢了，谁知里中一个少年，才二十来岁，时时拿文字来请教郭秀才改削，转高高中在榜上！郭乔这一气几乎气个小死。遂将笔砚、经书尽用火焚了。恨恨道：“既命不做主，还读他何用？”武氏再三劝他，哪里劝得他住，一连在家困了数日，连饮食都减了。武氏道：“你在家中纳闷，何不出门寻相知朋友，去散散心也好？”郭乔道：“我终日在朋友面前纵酒做文，高谈阔论，人人拱听。今到这样年纪，一个举人也弄不到手，转被后生小子轻轻夺去，叫我还有什么嘴脸去见人？只好躲在家里，闷死罢了！”正尔无聊，忽母舅王袞，在广东韶州府乐昌县做知县，有书来与他，书中说：“倘名场不利，家居寂寥，可到任上来消遣消遣。况沧湖泔水，亦古今

名胜，不可不到。”郭乔得书大喜，因对武氏说道：“我在家正闷不过，恰恰母舅来接我，我何不趁此到广东去一游？”武氏道：“去游一游虽好，但恐路远，一时未能便归。宗师要岁考，却教谁去？”郭乔笑道：“贤妻差矣。我既远游，便如高天之鹤，任意逍遥，终不成还恋恋这顶破头巾？明日宗师点不到，任他除名罢了。”武氏道：“不是这等说。你既出了门，我一个妇人家，儿子又小，倘有些门头户脑的事情，留着这秀才的名色搪搪，也还强似没有。”郭乔道：“既是这等说，我明日动一个游学的呈子，在学中便不妨了。”因又想到：“母舅来接我，虽是他一段好意思，但闻他做官甚是清廉。我到广东，难道死死坐在他衙中，未免要东西览游，岂可尽取给于他？须自带些盘缠去方好。”武氏道：“既要带盘缠去，何不叫郭福率性买三五百金货物跟你去，便伸缩自便。”郭乔听了大喜道：“如此更妙。”遂一面叫郭福去置货，一面到学中去动呈子。不半月，呈子也准了，货物又置了。郭乔就别了武氏，竟往广东而去，正是：

名场失意欲销忧，一叶扁舟事远游。

只道五湖随所适，谁知明月挂银钩？

郭乔到了广东，先叫郭福寻一个客店，将货物上好了发卖。然后自到县中，来见母舅王知县。王知县听见外甥到了，甚是欢喜，忙叫人接入内衙相见，各叙别来之事，就留在衙中住下，一连住了十数日。郭乔心下因要弃去秀才，故不欲重读诗书，坐在衙中，殊觉寂寞，又捱了两日，闷不过，只得与母舅说道：“外甥此来，虽为问候母舅并舅母二大人之安，然亦因名场失利，借此来散散愤郁，故今稟知母舅大人，欲暂出衙，到各处去游览数日，再来侍奉何如？”王知